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列傳六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劉安世

鄒浩

字直學
自號旼

陳瓘

任伯雨

陳禾

豐稷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虞城多盜犀浦民馴航寬猛不同兩縣皆治爲河南監牧使使西夏還上禦戎書云辯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徼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天意得矣不

報乃請祠起知涇利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虜時倉卒
督餽餉急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
更整辦終太僕卿安世自少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輒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
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介甫壞天下至
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不
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否則公當去所
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獎其堅正
登第不就選從學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以誠
且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

將按之問於安世對云無之事遂止安世常悔對不以
誠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
諸理意乃釋哲宗立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光曰光
居閒足下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
相薦也呂公著又薦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
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華要之職自王安石
秉政遂壞舊章今廟堂之上猶存故態因歷疏文彥博
以下七人皆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民田罰金安
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爲四凶今
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滅絕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

會吳處厚進確安州詩安世謂確指斥乘輿與梁壽等
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及御史十人皆緣是去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
民間謠傳宮中求乳婢安世疏諫甚切鄧溫伯爲翰林
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乞行免黜不
報遂請外予祠數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呂
惠卿復光祿卿安世爭之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
貶新州別駕安世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
世等家竟徙梅州事在劉摯安惇傳惇與蔡卞必寘之
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脅安世自殺又擢一土豪

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爲計安世不爲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劉賢妃立爲后惇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旣貶詔有司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至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脩撰知郢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人朝蔡京旣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

卒年七十八孝宗賜諡忠定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
初除諫官入白母曰言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
觸忤禍隨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諫官爲天子
諍臣當捐身報國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
安世乃受命母亦竟如其言云安世面折廷爭旁觀者
蓄縮涼汗目曰殿上虎家居無惰容作字必楷絕聲色
貨利之好梁師成用事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
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
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
地下還其書不荅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軾曰若器

之真鐵漢也死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警謂
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潁昌府教授元祐中上
疏論事蘇頌爲相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哲
宗親擢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頌申救將
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
欺輕重不平浩言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近臣願加省
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
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
劉氏立浩言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

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也望陛下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初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

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
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
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
僞疏竄之昭州五年始得歸語在太子茂傳初浩除諫
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
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
瘴疾作危甚楊時往省之藹然僅有餘息猶眷眷以國
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贈寶文閣直學士
賜諡忠浩所與游口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畫字承君陽翟人以從父况任知西河縣有善政與鄒

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天下事
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旣
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
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
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
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徽宗
立入爲太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
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歷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

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
密告回回力贊之且曰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
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且慰安其母逮詔
獄停廢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擢監察御史數日卒
年五十三錄其子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
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蓋
倣韓愈諫臣論云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中甲科歷越州判官攝判明州章
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

確曰天子待公爲政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
辨確曰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誤國如此非
姦邪而何確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不爲無罪若指爲
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
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
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蔡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遷祕
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確奏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
同執政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召爲右正
言遷左司諫確論議務存大體未嘗及人晻昧事惟極
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將被譴

瓘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
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
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
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黃金百兩后亦命
勿遠去芥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
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
卽真瓘語子正彙曰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
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將投書決去就旦
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
移時至箕踞許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

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
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
抗守蔡薺京黨也因正彙告京動搖東宮執送京師瓘
併逮開封制獄正彙坐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在明州
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
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
英罷及是瓘自通州徙台州空相何執中善京令瓘所
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合母十日一徙且與薺謀命凶人
石幟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
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幟失措始告之曰朝廷

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川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
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
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于
犯名分乎慼慼揖使退執中猶以慼爲怯罷之在台五
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
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
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所論京卞皆披摘其處心發露
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卒年六
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高宗賜諡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入父攷字遵聖名與蘇洵埒仕至

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知瀘州當時稱大
任小任伯雨登進士第由縣簿知雍丘縣撫民如傷御
吏如束濕歷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
章惇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罪語在下傳建中
靖國政元當國者欲和詞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
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
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不戒
又言比日內降濫多或恐矯傳制命漢鴻都賣爵唐墨
敕斜封此近監也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

言俾權給事中密諭少默卽爲真伯雨抗論愈力且將
劾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黨事作削籍
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
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
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
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
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
三年而歸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
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
父謫棄官歸養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

舍人高宗詔贈伯雨官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
黃履明著誣宣仁事告天下孝宗賜諡忠敏

陳禾字秀實鄆縣人第進士徽宗時初歷殿中侍御史
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縵獄禾奏免孝壽京千儻
及何執中壻蔡芝皆疏其罪罷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
中時童貫黃經臣與御史中丞盧毓表裏爲姦搢紳側
目禾曰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
拜命首抗疏劾貫經臣願亟竄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
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
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愛

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易衣却之曰留旌直臣翌日貫等愬禾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赦還里初陳瓘遣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瓘竝就逮經臣莅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坐停官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得政禾不欲出黼門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歸譖於上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卒南渡

後贈中大夫謚文介所著有易春秋傳論語孟子解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第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
安燾使高麗大風檣折舟幾覆稷神色自若知封丘縣
神宗召問海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憑仗威靈尚何畏
帝悅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
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
鑑擢右司諫多糾正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帝親政召
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
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類
書

山寧府兼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

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
天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
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
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旣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
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
京遂去翰林曾布得助嬖倖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
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
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
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敕哲宗升祔議配
享功臣稷舉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稷曰止

論其有功爾如唐王得罪中宗何嫌配享帝待稷厚將處以尚書左丞積忤貴近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高宗追復學士謚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云論曰劉安世之諫乳媪鄒浩之諫寵妃皆敢於觸人主忌諱又焉肯默默於章惇輩哉惇謫之南荒備歷艱險徽宗旣召擢復爲蔡京所傾與豐稷陳瓘任伯雨相繼遠竄陳禾則坐擊章貫勒停彼讒亦太甚矣然此三凶

者並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咸霑卹典錫之美謚累
孰榮孰辱耶

陳次升 陳師錫 張庭堅 龔夬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以王安石字說
訓諸生次升作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能行仁政而
爲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旣而第進士知安丘
縣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提點淮南河
東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初章惇蔡卞以次升
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

寘憲府欲使出力助排衆賢而一無所附且上章論惇
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柄又論卞客周種會鄒鄭
居中憸佞由是厚卞交惡之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
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
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
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毋
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
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
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
章惇皆留中蔡卞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

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淳下曾布蔡
京之惡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儉節
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隆
集賢殿脩撰繼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下故
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
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過呂升卿
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覲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
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脩建陽人游太學有雋聲神宗知其材廷
試擢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

軾得罪捕詣臺欲親朋多畏避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乂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願稽皇祖以興治功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用事者謂倡爲詖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入爲祕書省校書郎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貶貶丞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

高位光等贈諡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擴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而京好大喜功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爲是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廬

滑三州坐黨論連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
陳瓘同論京下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歷官樞密院編脩
文字坐析簡別鄒浩免徽宗召擢至右正言帝方銳意
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
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
事其大要言世之論者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
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則將敝於一偏又必
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謂之孝可乎是時議者往
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馬光呂公

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少其論帝
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李清臣從
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
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已用庭堅拒之京大恨後遂列黨
籍又坐嘗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徙鼎州象州久之
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布
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洛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卽抗疏請辨忠邪以
致太平時意惇蔡卞用事夬極論其惡請正惇典刑而

申明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上
誣宣仁歸咎先帝引用方天若賴其傾險以爲腹心立
起行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
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
元祐后冊位號及元符后不當竝立崇寧初元祐后再
廢言者論夫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
化徒步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令得歸卒年五
十五高宗加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
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
謁夫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夫

爲御史大夫劾使早去次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江公望字義未睦州人第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

博士拜兵部諫上疏曰神考與元祐之臣非有射鉤斬

祛之隙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

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

政元詔旨思建皇極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

奈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諫他日入

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鵬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

帝以拄杖逐鵬鵬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

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論救出知淮陽

軍語在似傳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
京爲政編管南安軍赦還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徽宗初自右正言遷右司
諫言林希在紹聖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
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
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
事成則據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希再降知舒州文
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
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王安石稱其文

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
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卒渙之恬於
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
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劉嗣明祥符人入太學解褐補承事郎至給事中時鄭
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殖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
合計傾宰相張商英得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
明亦升班與學士等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
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
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

論曰傅楫而下竝徽宗朝侍從也楫乃曾布所薦恥爲
之用李昭玘於侯蒙有舊恩却其延致孫磬雅善蔡京
而守法節財浸兵規諷良切京嘗曲意結徐勣勣不少
貶且奏其惡均可謂不黨矣方京倡豐亨豫大之說陳
軒則曰宜遵恭儉董貫王黼相與經營北方吳時則曰
必召亂徽宗喜祥瑞路昌衡則曰陰盛致災耽翰墨吳
師禮則曰當志其大均可謂不阿矣若陳暘導紹述庸
且擠蔡王張閣以花石蕩上心俞樾王漢之劉嗣明媚
權貴視數君子者何霄壤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九

列傳六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沈畸蕭服

張汝明

黃葆光

毛注

石公弼

張克公附

洪彥昇

沈畸字德侔德清人第進士崇寧中擢監察御史六察無言事法畸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監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爲削當進殿中侍御史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紘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

啖以顯仕畸至卽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
耳目司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
聞涼大憖貶監信州酒稅旣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已
卒矣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子濬爲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訪古跡得王祥
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俾民知所嚮歷將作少
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纒纒數百言徽宗
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
俄偕沈畸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
引爲吏部員外郎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

張汝明字舜文廬陵人少入太學有聲國子司業黃隱將妻以女汝明約無飾華侈協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干進大觀中召寘學制局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卽口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直京憚之徙司門員外郎出通判寧化軍與遼人文移名觸其諱坐貶遇赦簽書漢陽判官最晚知岳州卒年五十四汝明至孝母病疽刺血調藥傅之而愈居喪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

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大究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

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歷擢左司諫始蒞職卽言

三省吏猥多大弊有十徽宗亟命釐正蔡京怒密請降

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徒符寶郎

帝念之明年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擢祕書丞葆

光論其五不可留感悟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

以爲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

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製造局濫員最多豈不能省去一

二以副上意時皆壯之後因歲旱又上疏曰陛下恭儉

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陛下以紹述爲
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
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疏入不報京中以他事貶安
置昭州京罷召爲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
亂後盡心牧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州人祠
之祿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本出鄭居中
明故極力攻蔡京無所顧然亦有迎時好者方作神霄
萬壽宮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祿光遂疏
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密岳州傅惟蕭祁門令葛長卿不
卽奉行制書悉坐停廢議者尤之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蔡京免
相留京師注疏京擅持威福結葉夢得爲腹心徽宗逐
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昶妖姦之書與逆
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
京時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彗再見注又言蔡京怙恩恃
寵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京始出居錢塘注遷左諫議
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
訖以交通商英罷奉祠卒於家建炎末復諫議大夫
石公弼字國佐新昌人第進士調衛州司法叅軍章惇
方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不往後歷宗正寺主

薄入見言朝廷比日直諫罕聞頌聲文宗頗崇忠正通
諫爭微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
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
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言非建學本意也
由右正言改左司諫遷侍御史論蘇杭造作局擾民之
害請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
用至是意寔異京忌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
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賜金繒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
觀二年拜御史中丞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
增立汝襄鄧三州稅以公弼言罷之公弼遂劾蔡京罪

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京官冗戾元豐舊制於是
堂選歸吏部者數十員罷宮廟者十員都水知埽六十
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戶部諸道市舶歸轉
運司仕塗爲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脩實錄公弼復言
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旱立變言之竟出京杭州
劉遼反京所爲公弼論其廢紹興良法啓用元祐邪黨
學術人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張商
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不果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改述
古殿直學士知襄州京再相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
置踰年赦歸卒年五十五後復其官初名公輔徽宗以

與楊公輔同故改云

張克公字介仲陽翟人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京再相
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之京罷徙克公至右諫議大夫
京留京師克公復因星變論之京致仕張商英爲相與
鄭居不合克公爲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
疏其罪商英罷京復召銜克公弗置徽宗爲徙吏部尚
書京欲以部事稽違中克公旣又摘其知舉事帝不問
卒贈資政殿學士

洪彥昇字仲達樂平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遷殿中侍
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疏論蔡京再居元宰朋

姦誤國旣已上印而假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遣何執中殊不事事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云我遇公爲黃石之師張良爲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爲比他如鄧洵仁蔡疑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畿盛章李諲任熙明皆條摭其過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蔽罪商英商英去遷給事中嘗謁告一日而商英復官之命下言者以爲顧避封駁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脩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州未行卒贈太中大夫

論曰蔡京託紹述以竊國權譬如蠱疾蝮螫朝士誰不
惴惴臺諫沈疇蕭服恥承風旨大獄悉平反張汝明黃
葆光洪彥昇論誤國罪發其隱慝毛注石公弼張克公
攻䟽連上務逐去乃已蓋皆激於忠憤寧慮後患乎徽
宗頗疑京則宜庇疇等何京每去卽召其所中傷自克
公外無免者知昏而聽惑資儒而權移可以主天下哉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楊畏

劉拯

錢適

石豫左
膚附

吳執中

吳材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叅軍元祐

中歷左司諫劾呂陶黨蘇軾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爲不然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去蘇轍爲中丞易引嫌改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乞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與弟轍皆誹怨

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噍類者由是薄焉出
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
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
少卿歷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

董敦逸字夢授永豐人第進士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
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疏言蘇軾爲制
誥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宰相呂大防奏曰元祐
以來言事官用此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
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
先帝者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

信宰予亦豈是謗毀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尔元祐改更蓋追述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二人並罷敦逸爲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曰非前日白鬚御史乎復除前職論常安民爲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累遷侍御史瑤華祕欲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寃狀握筆弗忍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欲旣上終不自安幾兩旬竟上疏謂臣恐得罪天下哲宗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等

布以爲不可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車徒江州徽宗卽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爲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還都監進奏院哲宗卽位開封府推官復爲監察御史自熙

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願罷之而復爲常平糴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認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上疏又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蔡確弟碩盜貸官錢萬計獄既上均請正確罪以厲百官張瑛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歷殿中侍御史西夏怙勝氣驕朝廷嘗取四砦與之至是又請蘭州爲砦地均疏謂蘭州復葉川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

之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
時執政傅堯俞許將韓忠彥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
堯俞等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
中丞蘇轍等尚以爲言均上疏言許將舍同列之議上
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將罷均又
言呂大防堅彊自任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
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
敗壞矣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
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
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宰相章惇出吏部尚書彭汝

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
不可用惇怒遷均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
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累遷給事中宰
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
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
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奉祠後復集賢院脩撰
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

來之邵字祖德咸平人第進士元豐中黃履薦爲監察
御史未幾買倡女爲妾履劾其汙行左遷哲宗卽位累
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譎與楊畏合攻蘇頌論頌

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以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
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
聖初之邵逆探時指先効呂大防惇既相擢爲侍御史
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諡疏司馬光等畔道
逆理典刑未正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
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漸以訟至有司之邵
二子皆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貲諫官張商英
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蔡京爲相特贈太中大
夫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

孝不事科舉其後第進士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列志經
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
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舒亶薦
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
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
爾乞戒其觀望亶有盜學士院廚錢罪爲王安禮所發
畏抗章爲辨亶罷畏坐降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
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
深山群獫聞川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
復曰司馬光若知道更是羣獫變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

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歷擢殿中侍御史畏功大防攻摯十事并言梁燾主嚴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旣而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相蘇頌代之畏復攻頌頌罷畏意在蘇轍而宣仁后特召相范純仁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訛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侍御史宣仁后崩大防欲用長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十不可乃遷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

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畢
漸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
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
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
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
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
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爲於惇遂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
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後
竟落職奉祠入元祐黨蔡京爲相畏自明出黨籍尋復
實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

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得疾卒畏頗爲縱橫學有
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締交其好功名富貴亦同然恕
疎而多矢畏謀必中其究俱爲措紳禍云

劉拯字彥脩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元豐
紹聖再爲御史言元祐脩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
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又
言蘇軾醜詆厚誣竝請正其罪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
州而拯猶鷙視不恤也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歷戶部尚
書論朋黨及財賦事違蔡京意徙兵部旋罷知蘄州徙
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左轉工部以樞密直

學士知同州商英罷言者併劾之削職與祠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人進上甲科徽宗時兩爲殿中侍御史劾罷右相曾布遷侍御史旋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請復孟后廢劉后者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鞏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復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當國大臣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宜蚤正厥事明日又言之由是省以廢適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

正乃用爲崇恩太后適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
澥也澥因得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通助成其議會
籍元祐黨適以爲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
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
黜爲滁州徙宣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言者又
疏其罪以顯謨閣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
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
方臘陷婺適逃奔蘭溪爲賊所殺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膚
鞫鄒浩獄文致重比以論邊事不稱旨出爲淮南轉運

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
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適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
御史至中丞景靈宮繪像臣僚請削文彥博司馬光呂
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諸人旣
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
鄧州歷刑部侍郎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爲御史履
歷大略與石豫同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
知河南府改永興軍卒

吳執中字子權松溪人登第官州縣同門壻呂惠卿方
貴盛不肯附以進取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歷右

司郎中大觀中擢至御史中丞疏論外戚鄭居中不宜
在政地帝還其章諭所以用居中意初蔡京忌張康國
故引執中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
客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
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歷知河南府過都復拜中丞
京以星變逐執中謂大臣當全體貌於是得不重貶遷
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
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竟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龍泉人登第歷左司諫首論范純禮爲朋
附黨與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爲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

張舜民猖狂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右相曾布指
與王能甫疏罷宰相韓忠彥材鷙忍疾視善類所排逐
最多蔡京用爲給事中吏部侍郎陞見有所陳京不悅
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趙挺之作相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所貴司言責者非以其扶植天下之公議乎廢公
議則爲讒爲佞是惑主聽而生亂階也當哲宗更化海
內離新法之苦實惟諸賢翼贊力賈易來之邵楊畏反
煤蘖其過相繼去朝然則使元祐之治不終者易輩之
爲也無何楊畏紹述之說售而熙豐之黨進劉拯與之
邵董敦逸上官均力攻元祐諸賢欲寘重典然則使章

惇等凶焰愈熾者拯輩之爲也徽宗釐敝政召用正人
錢適石豫吳材乃疾視巧詆連及益衆然則使建中之
治遽變者適輩之爲也蔡京以星變逐吳執中從而營
護之然則使姦相爲國蠹旣深且久者執中輩之爲也
若均者其他建白頗切時病且能非紹述與京忤罪差
薄云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

字常

許幾

程之邵

蒲卣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哲宗命鞫發
運使呂溫卿獄諭之曰此出朕命毋畏惠卿對曰法之

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歷大理少卿以
集賢殿脩撰知瀛州遼爲夏請地而宿兵以臨我近請
亦出秦甲戌北道伐其謀邊吏執北盜呂讎兒遼略我
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釋之便出
鎮高陽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奉
祠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牧戶近悉斂諸民不予直爲御
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

鄭僅字彥能彭城人第進士累遷直龍圖閣陝西都轉
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脩撰顯謨閣待制政知
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

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羗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徙秦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徐州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謚脩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脩成都人進士甲科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昌齡力辨合祭之非後竟用其議改直祕閣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擢至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

價五百萬公私俱便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復爲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子常

常字權可徽宗時提舉成都路茶馬是時馬政大壞率虧歲額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姦市馬裁十二日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祕閣改知夔州進祕閣脩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貴溪人第進士歷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濶多盜皆漁者窟穴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善理財四入戶部至尚書坐事再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
蔭歷夔路轉運判官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徙知鄭州
元符中復主管茶馬歲有增羨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
運茶往博釋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進秩爲熙河都
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邵經制卽言已備十萬騎可食
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攝帥事俄
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卣第進
士歷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將度費定
稅卣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非增賦也提點湖南刑獄

知鼎遼諸州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權酤於瀘敘間
云歲可得錢二十萬占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
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乃止累官中大夫卒

論曰衛國在兵裕國在賦二者非得良有司鮮不病民
况當哲徽紹述時乎張近剝下此何足齒若鄭僅不徼
邊功宇文父子能酌邊餉脩馬政許幾弭盜理財各著
其績程之邵經制茶馬以給軍需蒲占議稅權以惠民
安邊爲本斯謂之良有司非耶